

五代史記

五

五代史記卷第十八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漢家人傳第六

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其父為農高祖少為軍卒牧馬
晉陽夜入其家劫取之高祖已貴封魏國夫人生隱皇帝
開運四年高祖起兵太原賞軍士帑藏不足充欲歛於民
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為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殆非
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後宮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
足士亦不以為怨也高祖為改容謝之高祖即位立為皇

三九十五

五代史卷十八

后高祖崩隱帝冊尊為皇太后帝年少數與小人郭允明
後贊李業等遊戲宮中后數切責之帝曰國家之事外有
朝廷非太后所宜言也太常卿張昭聞之上疏諫帝請親
近師傅延問正人以開聰明帝益不省其後帝卒與允明
等謀議遂至於亡初帝與允明等謀誅楊邠史弘肇等議
已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也當與宰相議之李業從
旁對曰先皇帝平生言朝廷大事勿問書生太后深以為
不可帝拂衣而去曰何必謀於閨門邠等死周高祖起兵
嚮京師慕容彦超敗於劉子陂帝欲出自臨兵太后止之
曰郭威本吾家人非其危疑何肯至此今若按兵無動以

詔諭威威必有說則君臣之際庶幾尚全帝不從以出遂
及於難周太祖入京師舉事皆稱太后誥已而議立湘陰
公贊爲天子贊未至太祖乃請太后臨朝已而太祖出征
契丹軍士擁之以還太祖請事太后爲母太后誥曰侍中
功烈崇高德聲昭著翦除禍亂安定邦家謳歌有歸曆數
攸屬所以軍民推戴億兆同歡老身未終殘年屬此多難
惟以衰朽託於始終載省來戕如母見侍感認深意涕泗
橫流於是遷后於太平宮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顯德元
年春崩應帝舊史實錄皆無皇后帝立三年崩時年二十蓋未嘗立后也三

高祖二弟三子弟白崇曰信子曰承訓承祐承勳崇子曰

四四十六

五代史卷十八

一

贊高祖愛之以爲己子乾祐元年拜贊徐州節度使承訓
早卒追封魏王承祐次立是謂隱帝承勳爲開封尹周太
祖已敗漢兵于北郊隱帝遇弒太祖入京師以謂漢大臣
必相推戴及見宰相馮道等道殊無意太祖不得已見道
猶下拜道受太祖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苦太祖意
色皆沮以謂漢大臣未有推立己意又難於自立因白漢
太后擇立漢嗣而宗室河東節度使崇等者在者四人乃爲
太后誥曰河東節度使崇許州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徐
州節度使贊開封尹承勳皆高祖之子文武百辟其擇
嗣君以承天統於是周太祖與王峻入見立之言開封尹

承勳高祖皇帝之子宜立太后以承勳久病不任爲嗣太祖與群臣請見承勳規起居太后命以卧榻尋承勳出見群臣群臣視之信然乃共奏曰徐州節度使贊高祖愛之以爲子宜立爲嗣乃遣太師馮道率群臣迎贊道揣周太祖意不在贊謂太祖曰公此舉由衷乎太祖指天爲誓道旣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爲繆語人今繆語矣道見贊傳太后意召之贊行至宋州太祖自澶州爲兵士擁還京師王峻慮贊在右生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以兵七百騎衛贊崇至宋州贊登樓問崇所以來之意崇曰澶州軍變懼未察之遣崇護衛非惡意也贊召崇崇不敢進馮道出

與崇語崇乃登樓見贊已而奪贊部下兵太祖以書召道先歸留其副趙上交王度奉贊入朝太后道乃先還贊謂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道默然贊客將賈正等數目道欲圖之贊曰勿草草事豈出於公邪道已去郭崇幽贊于外館殺賈正及判官董裔牙內都虞候劉福孔目官夏照度等太祖已監國太后乃下詔曰比者樞密使郭威志安宗社議立長君以徐州節度使贊高祖近親立爲漢嗣乃自藩鎮召赴京師雖誥命已行而軍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靡東適當改卜之初俾贊分土之命贊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柱國封湘

陰公贇以幽死初贇自徐州入也以都押衙鞏庭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庭美等聞贇不得立乃閉城拒命太祖拜正考超徐州節度使下詔諭庭美等許以刺史并詔贇赦庭美等廣順元年三月考超克徐州庭美等皆見殺承勳廣順元年以疾卒追封陳王

嗚呼予既悲湘陰公贇之事又嘉鞏庭美楊溫之所為贇於漢北嫡長特以周氏移國畏天下而難之故假贇以伺間爾當是之時天下皆知贇之必不立也然庭美溫區區為贇守孤城以死其始終之迹何媿於死節之士哉然予考於實錄二人之死狀不明夫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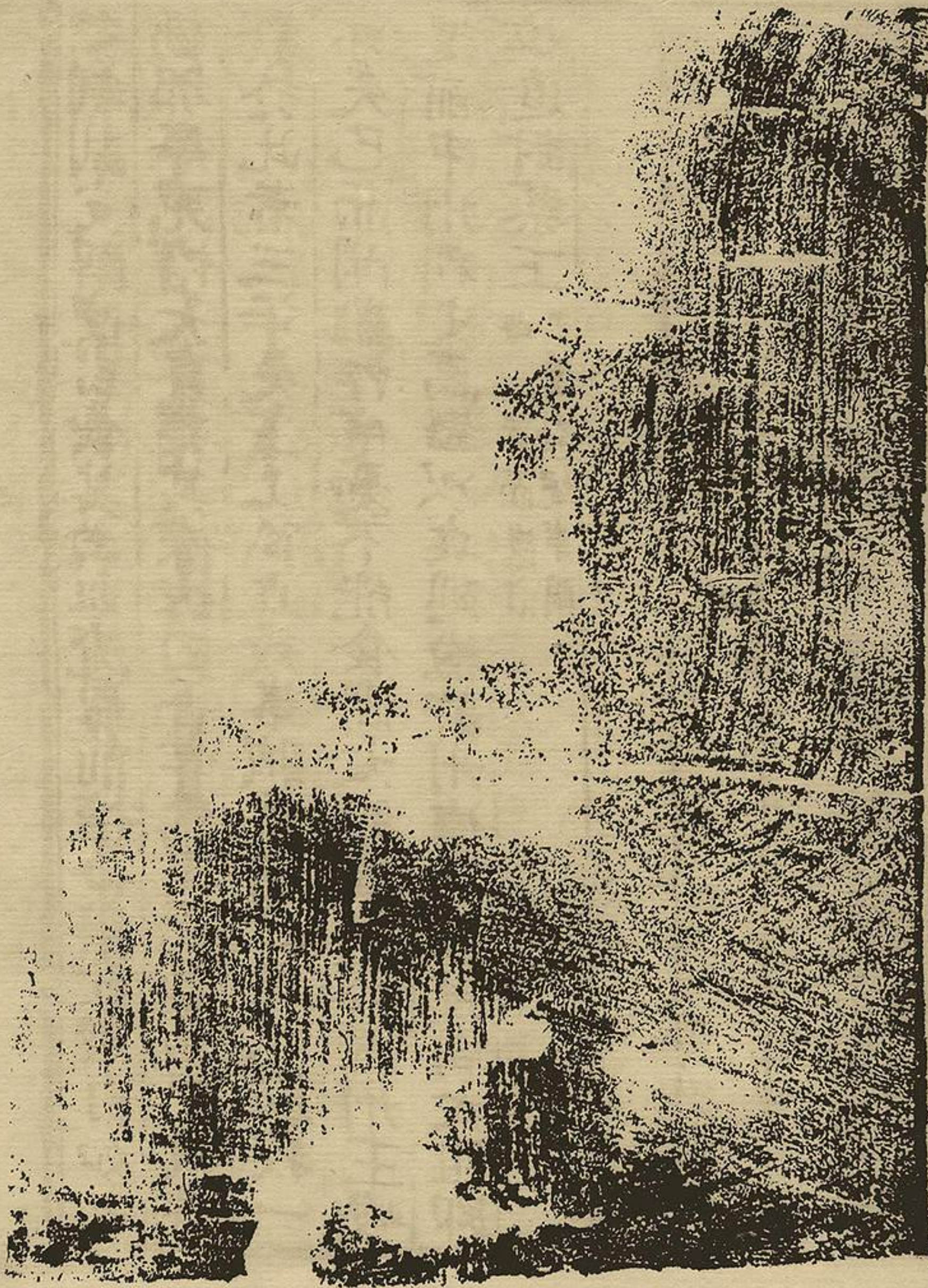
五代史卷十

其所重者死爾然史氏不著不知其何以死也當王彥超之攻徐州也周嘗遣人招庭美等予得其詔書四皆言庭美等嘗已送款於周後懼罪而復叛然庭美等款狀亦不見是皆不可知也夫史之闕文可不慎哉其疑以傳疑則信者信矣予固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然不得列於死節之士者惜哉

蔡王信高祖之從弟也高祖鎮太原以信為興捷軍都指揮使領義成軍節度使徙領許州高祖寢疾隱帝當立為嗣楊邠等受顧命不欲信在京師乃遣信就鎮信涕泣而去信所至黷貨好行殺戮軍士有犯法者信召其妻子對

之判別之解使自食其肉血亦無前信命辨飲酒自如也
揚那事死信大書其謀使百官皆為天无眼而使後
戮於此者三年矣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可以勸我一
坏矣已而聞黠詐等莫不能食周太祖軍變於澶州王峻
嘗前申州刺史馬羅以兵列檢許州信乃自殺周太祖即
位追封蔡王傳亦便於建事爾

五代史記卷第八



五代史記卷第十九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周太祖家人傳第七

太祖一后三妃聖穆皇后柴氏邢州堯山人也與太祖同里遂以歸焉太祖微時喜飲博任挾不拘細行后常諫止之太祖狀貌奇偉后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及太祖即位后已先卒乃下詔故夫人柴氏追冊為皇后謚曰聖穆流妃楊氏鎮州真定人也父弘裕真定少尹妃幼以色選入趙王宮事王鎔鎔為張文禮所殺鎮州亂妃亦流寓民

五代史記卷第十九

間後嫁里人石光輔居數年光輔死太祖柴夫人卒聞妃有色而賢遂娶之為繼室太祖方事漢高祖於太原天福中妃卒遂葬太原之近郊太祖即位廣順元年九月追冊為淑妃拜妃弟廷璋為右飛龍使廷璋辭曰臣父老矣願以授之太祖曰吾方思之豈忘爾父邪即召弘裕弘裕老不能行乃就其家拜金紫光祿大夫真定少尹太祖崩葬高陵一后三妃皆當陪葬而太原未克世宗詔有司營置陵之側為虛墓以俟顯德元年世宗已敗劉旻於高平遂攻太原太原閉壁被圍乃遷妃喪而葬之

貴妃張氏鎮州真定人也祖記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兵

尚書父同之專趙王王裕為藩王官官至檢校工部尚
書鎔死鎮州亂莊宗遣幽州將存善以兵討張文禮裨將
武從諫館於妃家見妃尚幼憐之而從諫家在太原遂以
妃歸為其子婦久之太祖事漢高祖於太原楊夫人卒而
武氏子亦卒乃納妃為繼室太祖貴累封異國夫又太祖
以兵入京師漢高祖劉銖戮其家妃與諸子皆死太祖即位
追冊為貴妃

德妃董氏真小童壽人也祖文廣唐深州錄事參軍公光
歸趙州昭慶尉妃幼穎悟始能言聞樂聲知其律呂年七
歲鎮州亂其家失之為潞州牙將所得真諸褚中以歸潞

一六六卷十九

二

走妻嘗生女輒不育得此德之養以為子過於所生居三
六三妃家悲思其允瑞求之人間莫知所在潞將仕于京
師是瑪欣然歸之時年十三瑞以嫁里人劉進超進超亦
仕晉為內職契丹犯關進超歿于虜中妃娶居洛陽漢高
祖自入京師太祖從近洛陽聞妃有賢行聘之太祖
建國二言虛立遂無忌德也黃順三年辛年二十九妃兄
三人稱官至六十五實善大天玄之自明皆至刺史初帝
舉兵于魏漢以兵圍帝第時張貴妃與諸子青哥意哥姪
守筠奉超定哥皆被誅青哥意哥不知其母誰氏太祖即
位詔故第二子青哥贈太尉賜名侗第三子意哥贈司空

賜名信皇姪守筠贈左領軍衛將軍以筠聲近榮爲世宗
避更名守愿奉起贈左監軍衛將軍定哥贈左千牛衛將
軍賜名遜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癸未詔曰禮以緣情恩
以悼往矧在友于之列尤鍾惻愴之情故皇弟贈太保侗
贈司空信景運初啓大年大登俾于終鮮實動于懷侗可
贈太傅追封郟王信司徒祀王又詔曰故皇從弟贈左領
軍衛將軍守愿贈左監門衛將軍奉起贈左千牛衛將軍
遜等頃因季世不事遐齡每念非辜難忘有慟守愿可
贈左衛大將軍奉起右衛大將軍遜右武衛大將軍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周世宗家人傳第八

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無子養后兄守禮之子以為子是為世宗守禮字克讓以后族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世宗即位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光祿卿致仕居于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而左右亦莫敢言第以元舅禮之而守禮亦頗恣橫嘗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是時王溥王晏王彥超韓令坤等同

五代史卷二十

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守禮朝夕往來惟意所為洛陽人多畏避之號十阿父守禮卒七十二官至太傅十二之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為天子而瞽叟殺人則棄天下竊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為世立言之說也然事固有不得如其意者多矣蓋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其不幸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之何而可予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不問蓋進任天下重矣而子於其父亦至矣故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於義者蓋知權也君子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失刑輕不孝

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爲非孝者所以教人爲善其意一也
孰爲重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
而絕人道孰爲重權其所謂輕重者則天下雖不能棄而
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爲舜與世宗者宜如何無使瞽叟守
禮至於殺人則可謂孝矣然而有不得如其意則擇其輕
重而處之焉世宗之知權明矣夫其世后不太祖大焉也
世宗三皇后貞惠皇后劉氏不知其世家蓋微時所娶也
世宗爲左監門衛將軍得封彭城縣君世宗從太祖于魏
后留京師太祖舉兵漢誅太祖家屬后見殺太祖即位追
封彭城郡夫人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始詔彭城郡夫人

劉氏追冊爲皇后有司謚曰貞惠陵曰惠陵夫有司子曰
宣懿皇后苻氏其祖秦王苻審父魏王彥鄉后世王家出
於將相之貴爲人明果有大志初適李守貞子崇訓守貞
事漢爲河中節度使已挾異志有術者善聽人聲以知吉
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天下之母
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
於是決反而漢遣周太祖討之逾年攻破其城崇訓知不
免手自殺其家人次以及后后走匿以帷幔自蔽崇訓惶
遽求后不得遂自殺漢兵入甘肅后儼然坐堂上顧軍士
曰郭公與吾王父有舊汝輩無犯我軍士見之不敢迫太

祖聞之以謂一女子能使亂兵不敢犯竒之爲加慰勉以歸彥卿后感太祖不殺拜太祖爲父其母以后夫家滅亡而獨脫死兵刃之間以爲天幸欲使削髮爲尼后不肯曰死生有命天也何必妄毀形髮爲太祖於后有恩而世宗性特英銳聞后如此益竒之及劉夫人卒遂納以爲繼室世宗即位冊爲皇后世宗辨急多暴怒而後常追悔每怒左右后必從容伺顏色漸爲解說世宗意亦隨解由是益重之世宗征淮后以帝不宜親行切諫止之世宗不聽師久無功遭大暑雨后以憂成疾而崩議者以方用兵請殺喪禮於是百官朝臨于西宮三日而釋服帝亦七日而釋

葬于新鄭陵曰懿陵後立皇后苻氏后妹也

國初遷西宮號周太后

世宗子七人長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熙讓次曰熙謹次曰熙晦皆不知其母爲誰氏宜哥與其二皆爲漢誅太祖即位詔賜皇孫名誼贈左驍衛大將軍誠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顯德三年羣臣請封宗室世宗以謂爲國日淺恩信未及於人而須功德大成慶流于世而後議之可也明年夏四月癸未先封太祖諸子又詔曰父子之道聖賢不忘再思天闕之端愈動悲德之抱故皇子左驍衛大將軍誼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

將軍諡等載惟往事有足感懷宜增一字之封仍贈三少
之秩詎可贈太尉追封越王誠太傅吳王誠太保韓王而
皇子在者皆不封六年北復三關遇疾還京師六月癸未
皇子宗訓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而宗讓亦拜左驍衛
上將軍封燕國公後十日而世宗崩梁王即位是為恭皇
帝其年八月宗讓更名熙讓封曹王熙謹熙誨皆前未封
爵遂拜熙謹右武衛大將軍封紀王熙誨左領軍衛大將
軍封斬王

皇朝乾德二年十月熙謹卒熙讓熙誨不知其所終

嗚呼至公天下之所共也其是非曲直之際雖父愛其子

五代史卷二十一

九

亦或有所不得私焉當周太祖舉兵于魏漢遣劉銖誅其
家族於京師酷毒備至後太祖入立遣人責銖銖辭不屈
太祖雖深恨之然以銖辭直終不及其家也及追封妻子
之被殺者其言深自隱痛之而已不敢有非漢之辭焉蓋
知其曲在已也故略存其辭以見周之有媿於其心者矣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一

歐陽

脩

孫

徐

無黨

注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蓋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任不及于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入于雜誠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梁臣傳第九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也自言唐平陽王暉之後少好

三二九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一

一

宋史

三

學工書檄乾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之梁翔同里人王發為汴州觀察支使遂往依焉久之發無所薦引翔客益窘為人作牋刺傳之軍中太祖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太祖愛之謂發曰間君有故人可與俱來翔見太祖太祖問曰間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曰諸侯戰爭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為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太祖大喜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以為館驛巡官太祖與蔡人戰汴郊翔時時為太祖謀畫多中太祖欣然以謂得翔之晚動靜輒以問之太祖奉昭宗自岐還長安昭宗召翔與李振升延喜樓勞

之拜翔太府卿初太祖常侍殿上昭宗意衛之有能擒之者乃佯爲鞋結解以顧太祖太祖跪而結之而左右無敢動者太祖流汗洽背由此稀復進見昭宗遷洛陽宴崇勳殿酒半起使人召太祖入內殿將有所託太祖益懼辭以疾昭宗曰卿不欲來可使敬翔來太祖遽麾翔出翔亦佯醉去太祖已破趙匡凝取荆襄遂攻淮南翔切諫以謂新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太祖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幾不得進進攻壽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太祖始大悔恨歸而忿蹙殺唐大臣幾盡然益以翔爲可信任梁之篡弑翔之謀爲多太祖即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官者乃改爲崇政院以翔爲使遷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翔爲人深沉有大略從高祖用兵三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翔亦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而太祖剛暴難近有所不可翔亦未嘗顯言微開其端太祖意悟多爲之改易太祖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氏故尚讓妻也乃以妻翔翔已貴劉氏猶侍太祖出入卧內如平時翔頗患之劉氏謂翔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尚讓黃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地猶爲辱我請從此訣矣翔以太祖故謝而止之劉氏車服驕侈別置典謁交結藩鎮權貴往往附之寵信言事不下於翔當時貴家往往效之太祖崩

友珪立以翔先帝謀臣懼其圖已不欲翔居內職乃以李振代翔爲崇政使拜翔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翔以友珪畏已多稱疾未嘗省事末帝即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舊臣翔愈鬱鬱不得志其後梁盡失河北與晉相距楊劉翔曰故時河朔半在以先帝之武御貔虎之臣猶不得志於晉今晉日益彊梁日益削陛下處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非其近習則皆親戚之私而望成事乎臣聞晉攻楊劉李亞子負薪渡水爲士卒先陛下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而遣賀瓌爲將豈足當彼之餘鋒乎臣雖憊矣受國恩深若其乏材願得自效巖等以翔爲怨言遂不用其後

王彥章敗于中都末帝懼召段凝於河上是時梁精兵悉在凝軍凝有異志願望不來末帝遽呼翔曰朕居常恐卿言今急矣勿以爲懟卿其教我當安歸翔曰臣從先帝三十餘年今雖爲相實朱氏老奴爾事陛下如卽君以臣之心敢有所隱陛下初用段凝臣已爭之今凝不來敵勢已迫欲爲陛下謀則小人間之必不見聽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君臣相向慟哭翔與李振俱爲太祖所信任莊宗入汴詔赦梁羣臣李振喜謂翔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邀翔欲俱入見翔夜止高頭車坊將旦左右報曰崇政李公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爲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

平乃自經而卒

朱珍徐州豐人也少與龐師古俱從梁太祖為盜珍為將善治軍選士太祖初鎮宣武珍為太祖創立軍制選將練兵甚有法太祖得諸將所募兵及佗降兵皆以屬珍珍選將五十餘人皆可用梁敗黃巢破秦宗權東并兗鄆未嘗不在戰中而嘗勇出諸將太祖與晉王東逐黃巢還過汴館之上源驛太祖使珍夜以兵攻之晉王亡去珍悉殺其麾下兵義成軍亂逐安師儒師儒奔梁太祖遣珍以兵趨滑州道遇大雪珍趣兵疾馳一夕至城下遂乘其城義成軍以為方雪不意梁兵來不為備遂下之秦宗權遣盧瑋

張晳等攻梁是時梁兵尚少數為宗權所困太祖乃拜珍滑州刺史募兵於淄青珍偏將張仁遇白珍曰軍中有犯令者請先斬而後白珍曰偏將乃欲專殺耶立斬仁遇以徇軍軍中皆感悅珍得所募兵萬餘以歸太祖大喜曰賊在吾郊若踐吾麥奈何今珍至吾事濟矣且賊方息兵養勇度吾兵少而未知珍來謂吾不過堅守而已宜出其不意以擊之乃出兵擊敗晳等宗權由此敗亡而梁軍威大振以得珍兵故也珍從太祖攻朱宣取曹州執其刺史丘弘禮又取濮州刺史朱裕奔于鄆州太祖乃還汴留珍攻鄆州珍去鄆二十里遣精兵挑之鄆人不出朱裕詐為降

書陰使人召珍約開門為內應珍信之夜率其兵叩扉
門朱裕登陴開門內珍軍珍軍已入獲城而垂門發郭人
從城上礮石以投之珍軍皆死獲城中珍僅以身免太祖
不之責也魏博軍亂因樂彥貞太祖遣珍救魏珍破黎陽
臨河李固分遣聶金范居實等略澶州殺魏豹子軍二千
於臨黃珍威振河朔魏人殺彥貞珍乃還梁攻徐州遣珍
先攻下豐縣又敗時溥於吳康與李唐賓等屯蕭縣唐賓
者陝州陝人也初為尚讓偏將與太祖戰尉氏門為太祖
所敗唐賓乃降梁梁兵攻掠四方唐賓常與珍俱與珍威
名略等而驍勇過之珍戰每小却唐賓佐之乃大勝珍嘗

のり

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一

五

宗外

五

私迎其家置軍中太祖疑珍有異志遣唐賓伺察之珍與
唐賓不協唐賓不能忍夜走還宣武珍單騎追之交許太
祖前太祖兩惜其才為和解之珍屯蕭縣聞太祖將至戒
軍中治館廐以待唐賓部將嚴郊治廐失期軍吏督之郊
許于唐賓唐賓以讓珍珍怒拔劍而起唐賓拂衣就珍珍
即斬之遣使者告唐賓反使者晨至梁敬翔恐太祖暴怒
不可測乃匿使者率夜而見之謂雖有所發必須明日冀
得少緩其事而圖之既夕乃引珍使者入見太祖大驚然
已夜矣不能有所發翔因從容為太祖畫明日佯收唐賓
妻子下獄因如珍軍去蕭一舍珍迎謁太祖命武士執之

諸將霍存等十餘人叩頭救珍太祖大怒舉胡牀擲之曰
方珍殺唐質時獨不救之邪存等退珍遂縊死

寵師古曹州南華人也初名從梁太祖鎮宣武初得馬五
百匹為騎兵乃以師古將之從破黃巢秦宗權皆有功太
祖攻時溥未下留兵屬師古守之師古取其宿遷進屯呂
梁溥以兵二萬出戰師古敗之斬首二千級孫儒逐揚行
密取揚州淮南大亂太祖遣師古渡淮攻儒為儒所敗是
時朱珍李唐質已死師古與霍存分將其兵柳王友裕攻
徐州朱瑾以兵救時溥友裕敗溥於石佛山瑾收餘兵去
太祖以友裕可追而不追奪其兵以屬師古師古攻破徐

師古

五代史卷二十一

五十一

州太祖表師古徐州留後梁兵攻鄆州臨濟水師古徹木
為橋夜以中軍先濟朱宣走中都見殺太祖已下兗鄆乃
遣師古與葛從周攻揚行密于淮南師古出清口從周出
安營師古自其微時事太祖為人謹甚未嘗離左右及為
將出兵必受方略以行軍中非太祖命不妄動師古營清
口地勢卑或請就高為柵師古以非太祖命聽淮人決水
浸之請者告曰淮水決河上流水至矣師古以為搖動士
卒立斬之已而水至兵不能戰遂見殺

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強於天下而吳人號為輕
弱然師古再舉擊吳輒再敗以死其後太祖自將出光山

攻壽春然亦敗也蓋自高駢死唐以梁兼統淮南遂與孫
楊爭矣凡三十年間三舉而三敗以至疆遭至弱而如此
此其不可以理得也兵法固有以寡而敗眾以弱而勝疆
者顧其豈足以知之哉豈非適與其機會邪故曰兵者凶
器戰者危事也可不慎哉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鄆城人也少從黃巢巢敗降梁從太
祖攻蔡州太祖墜馬從周扶太祖復騎與敵步鬪傷面身
被數瘡偏將張延壽從旁擊之從周得與太祖俱去太祖
盡黜諸將獨用從周延壽為大將秦宗權掠地潁亳及梁
兵戰于焦夷從周獲其將王消一人從朱珍收兵油青遇

東兵輒戰珍得兵歸從周功為多張全義襲李罕之於河
陽罕之奔晉召晉兵以攻全義全義乞兵於梁太祖遣從
周丁會等救之敗晉兵於沈河潞州馮霸殺晉守將李克
脩以降梁太祖遣從周入潞州晉兵攻之從周不能守走
河陽太祖攻魏從周與丁會先下黎陽臨河會太祖於內
黃敗魏兵於永定橋從丁會攻宿州以水浸其城遂破之
太祖攻朱瑾于兗州未下留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
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吳夜半潛還城下瑾以謂從周已
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擊之殺千餘人晉攻魏魏人來
救太祖遣侯言救魏言築壘于洹水太祖怒言不出戰遣

從周代言從周至軍益閉壘不出而鑿三閭門以待晉兵
攻之從周以精兵自閭門出擊敗晉兵晉王怒自將擊從
周從周雖大敗而梁兵擒其子落落送于魏斬之遂從攻
鄆州擒朱宣於中都又攻兗州走朱瑾太祖表從周兗州
留後以充鄆兵攻淮南出安豐會龐師古于清口從周行
至濠州聞師古死遽還至淝河將渡而淮兵追之從周亦
大敗是時晉兵出山東攻相衛太祖遣從周略地山東下
洛州斬其刺史邢善益又下邢州走其刺史馬師素又下
磁州殺其刺史袁奉滔五日而下三州太祖乃表從周兼
邢州留後劉仁恭攻魏已屠貝州羅紹威求救于梁從周
會太祖救魏入于魏州燕兵攻館陶門從周以五百騎出
戰曰大敵在前何可返顧使閉門而後戰破其八柵燕兵
走追至于臨清擁之御河溺死者甚衆太祖以從周為宣
義行軍司馬太祖遣從周攻劉守文于滄州以蔣暉監其
軍守文求救于其父仁恭仁恭以燕兵救之暉語諸將曰
吾王以我監諸將今燕兵來不可迎戰且縱其入城聚食
倉廩使兩困而後取之諸將頗以為然從周怒曰兵在上
將豈監軍所得言且暉之言乃常談爾勝敗之機在吾心
暉豈足以知之乃勒兵逆仁恭于乾寧戰于老鴉堤仁恭
大敗斬首三萬餘級獲其將馬慎交等百餘人馬三千匹

是時宇文亦求救於晉晉爲攻邢洛以牽之從周遠還敗
晉兵于青山遂從太祖攻鎮州下臨城王鎔乞盟太祖表
從周恭寧軍節度使從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梁兵西攻
鳳翔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襲兗州從周家屬爲鄩所
得厚遇之而不殺太祖還自鳳翔乃遣從周攻鄩從周卒
招降鄩太祖即位拜左金吾衛上將軍以疾致仕拜右衛
上將軍居于偃師末帝即位拜昭義軍節度使封陳留郡
王食其俸于家卒贈太尉

霍存洛州曲周人也少從黃巢巢敗存乃降梁存爲將驍
勇善騎射秦宗權攻汴存以三千人夜破張晁柵又以騎

兵破秦賢殺三千人敗晁於赤岡從朱珍掠淄青龐師古
攻時溥皆有功朱珍與李唐賓俱死乃以龐師古代珍存
代唐賓以攻溥溥敗礪山存獲其將石君和等五十人梁
攻宿州葛從周引水浸之丁會與存戰城下遂下之從攻
潞州與晉人遇戰馬牢川存入則當其前出則爲其殿晉
人却遂東攻魏取淇門殺三千人梁得曹州太祖以存爲
刺史兼諸軍都指揮使梁攻鄆州朱瑾來救梁諸將或勸
太祖縱瑾入鄆耗其食堅固勿戰以此可俱弊太祖曰瑾
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存以之存伏兵蕭縣已而瑾果與
溥俱出迷離存發伏擊之遂敗瑾等於石佛山存中流矢

卒太祖已即位閱騎兵於繁臺顧諸將曰使霍存在豈勞
吾親閱邪諸君寧復思之乎佗日語又如此

張存敬譙郡人也爲人剛直有膽勇少事梁太祖爲將善
因危窘出奇計李罕之與晉人攻張全義於河陽太祖遣
存敬與丁會等救之罕之解圍去太祖以存敬爲諸軍都
虞候太祖攻徐兗以存敬爲行營都指揮使從葛從周攻
滄州敗劉仁恭於老鷄隄還攻王鎔於鎮州入其城中取
其馬牛萬計遷宋州刺史復從諸將攻幽州存敬取其瀛
漠祁景四州梁攻定州與王處直戰懷德驛大敗之執尸
十餘里梁已下鎮定乃遣存敬攻王珂于河中存敬出舍

山下晉絳二州珂降于梁太祖表存敬護國軍留後復徙
宋州刺史未至卒于河中贈太傅存敬子仁頴仁愿仁愿
行孝行存敬卒事其兄仁頴出必告及必面如事父之禮
仁愿曉法令事梁唐晉常爲大理卿卒贈秘書監

符道昭蔡州人也爲秦宗權騎將宗權敗道昭流落無所
依後依鳳翔李茂貞茂貞愛之養以爲子名繼遠梁攻茂
貞道昭與梁兵戰屢敗乃歸梁太祖表道昭秦州節度使
以亂不果行太祖爲元帥初開府而李周彝以鄜州降以
爲左司馬擇右司馬難其人及得道昭乃授之羅紹威將
誅其牙兵惡魏兵彊未敢發求梁爲助太祖乃悉發魏兵

使攻燕而遣馬嗣勳助紹威誅牙兵牙兵已誅魏兵在外者聞之皆亂魏將左行遷據歷亭史仁遇據高唐以叛道昭等從太祖悉破之道昭為將勇於犯敵而少成筭每戰先發多敗而周彝等繼之乃勝開平元年與康懷英等攻潞州築夾城為蚰蜒塹以圍之逾年不能下晉兵攻破夾城道昭戰死

劉捍開封人也為人明敏有威儀善擯贊太祖初鎮宣武以為客將使從朱珍募兵淄青太祖北攻鎮州與王鎔和遣捍見鎔鎔軍未知梁意方嚴兵捍馳一騎入城中諭鎔以太祖意鎔乃聽命梁兵攻定州降王處直捍復以一騎

五代史卷之五

五

十一

宗

王

入懋城中太祖圍鳳翔遣捍入見李茂貞計事唐昭宗召見問梁軍中事稱旨賜以錦袍拜登州刺史賜號迎鑿毅勇功臣梁兵攻淮南遣捍先之淮口築馬頭下浮橋以渡梁兵太祖出光山攻壽州又使捍作浮橋于淮北以渡歸師拜宋州刺史太祖即位遷左天武指揮使元從親軍都虞候左龍虎統軍出為佑國軍留後同州劉知俊反以賂誘捍將吏執捍而去知俊械之送于李茂貞見殺太祖哀之贈捍太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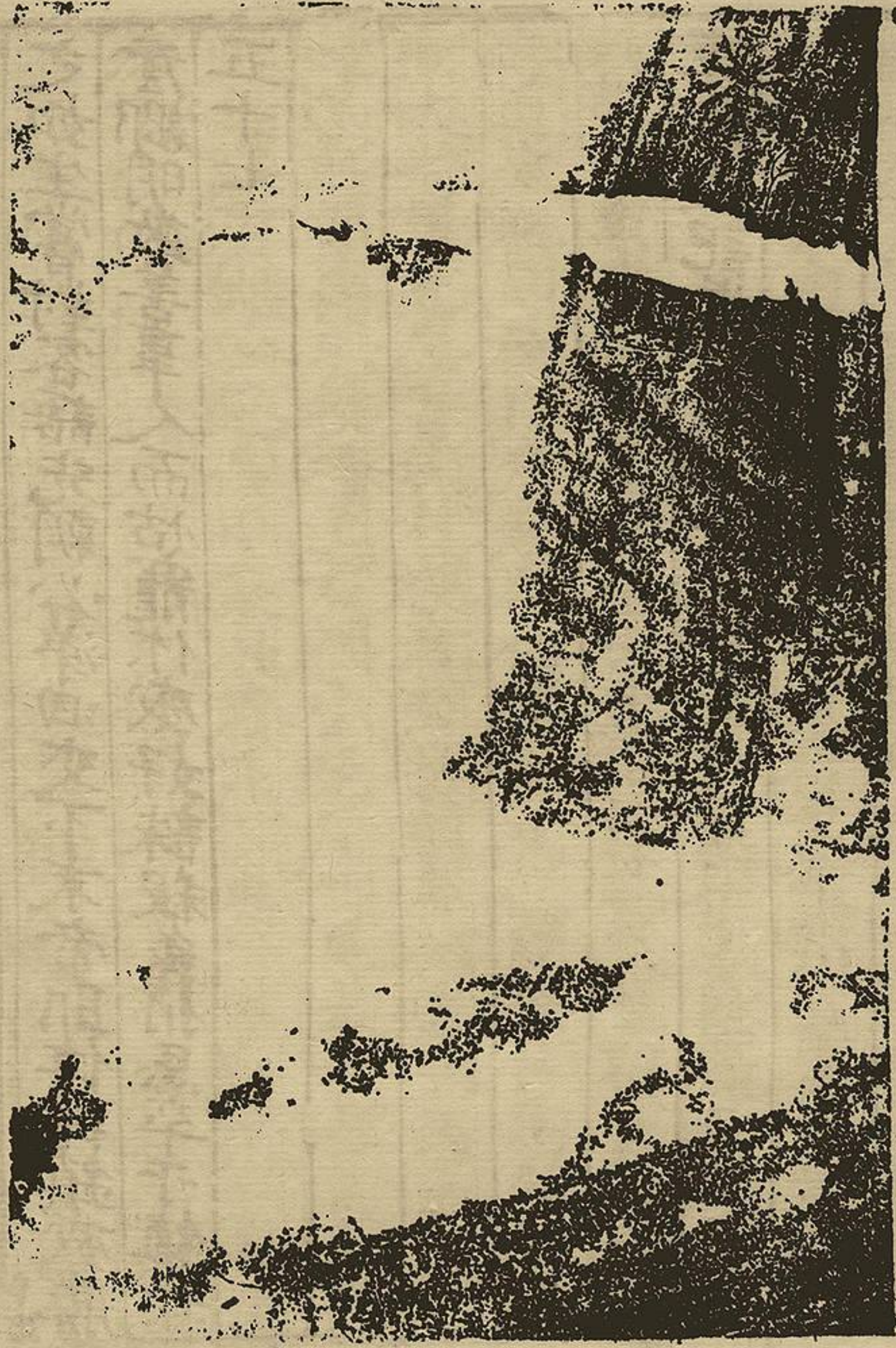
寇彥卿字俊臣開封人也世事官武備為牙將太祖初就鎮以為通引官累遷右長直都指揮使鎮州刺史羅

將誅牙軍太祖遣彥卿之魏計事彥卿陰爲紹威計畫
乃悉誅牙軍彥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工騎射
好書史善伺太祖意動作皆如旨太祖嘗曰敬翔劉捍寇
彥卿皆天爲我生之其愛之如此賜以所乘愛馬一丈烏
太祖圍鳳翔以彥卿爲都排陣使彥卿乘烏馳突陣前太
祖口之曰真神將也初太祖與崔胤謀欲遷都洛陽而昭
宗不許其後昭宗奔于鳳翔太祖以兵圍之昭宗既出明
年太祖以兵至河中遣彥卿奉表迫請遷都彥卿因悉驅
徙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榜屋爲襪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
天大罵曰國賊崔胤朱溫使我至此昭宗亦顧瞻陵廟仿

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爲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
去生覩樂相與泣下沾襟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太祖以
何皇后有娠願留華州待冬而行太祖大怒顧彥卿曰汝
徃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彥卿復馳至華即日迫昭宗
上道太祖即位拜彥卿感化軍節度使歲餘召爲左金吾
衛大將軍充金吾街仗使彥卿晨朝至天津橋民梁現不
避道前驅捧現投橋上石欄以死彥卿見太祖自首太祖
惜之詔彥卿以錢償現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彥
卿請論如法太祖不得已責授彥卿左衛中郎將復拜襄
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太祖遇弒彥卿出太祖畫像事

之如生嘗對客語先朝必涕泗交下末帝即位徙鎮威勝
彥鄧明敏善事人而怙寵作威好誅殺彘猜忌卒于鎮年
五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二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梁臣傳第十

康懷英兗州人也事朱瑾為牙將梁兵攻瑾瑾出略食豐沛間留懷英守城懷英即以城降梁瑾遂奔于吳太祖得懷英大喜後從氏叔琮攻趙匡凝下鄧州梁兵攻李茂貞于岐以懷英為先鋒至武功擊殺岐兵萬餘人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真武功也以名馬賜之是時李周彝以郿坊兵救岐屯于三原懷英擊走之因取其程州而還岐兵中奉

五代史卷二十二

天懷英柵其東北夜半岐兵攻之懷英以為夜中不欲驚它軍獨以三千人出戰逢明岐兵解去身被十餘瘡李茂貞與梁和昭宗還京師賜懷英迎鑾毅勇功臣楊行密攻宿州太祖遣懷英擊走之表宿州刺史遷保義軍節度使丁會以潞州叛梁降晉太祖命懷英為招討使將行太祖戒之語甚切懷英惶恐以謂潞州期必得乃築夾城圍之晉遣周德威屯于亂柳數攻夾城懷英不敢出戰太祖乃以李思安代懷英將降懷英為都虞候久之思安亦無功太祖大怒罷思安以同州劉知俊為招討使知俊未至軍太祖自至澤州為懷英等軍援且督之已而晉王李克用

卒莊宗召周德威還太原太祖聞晉有喪德威去亦歸洛陽而諸將亦少弛莊宗謂德威曰晉之所以能敵梁而彼所憚者先王也今聞吾王之喪謂我新立未能出兵其意必怠宜出其不意以擊之非徒解圍亦足以定霸也乃與德威等疾馳六日至北黃碾會天大昏霧伏兵三垂岡直趨夾城攻破之懷英大敗亡大將三百人懷英以百騎遁歸詣關請死太祖曰去歲興兵太陰虧食占者以為不利吾獨違之而致敗非爾過也釋之以為右衛上將軍劉知俊叛奔于岐以懷英為保義軍節度使西路副招討使知俊以岐兵圍靈武太祖遣懷英攻邠寧以牽之懷英取寧慶衍三州還至昇平知俊掩擊之懷英大敗徙鎮感化其後朱友謙叛附于晉以懷英討之與晉人戰白徑嶺懷英又大敗徙鎮永平卒于鎮

劉鄩密州安丘人也少事青州王敬武敬武卒子師範立棣州刺史張蟾叛師範遣指揮使盧洪討蟾洪亦叛師範偽為好辭召洪洪至迎於郊外命鄩斬之坐上因使鄩攻張蟾破之師範表鄩登州刺史以為行軍司馬梁太祖西攻鳳翔師範乘梁虛因遣人分襲梁諸州縣它遣者謀多漏洩事不成獨鄩素好兵書有機略是時梁已破朱瑾等悉有兗鄆以葛從周為兗州節度使從周將兵在外鄩乃

後人負其重城山悉視城中盡實出入之所則者得城
家屬以第親拜其母撫之甚有恩禮太祖已出昭宗于鳳
翔引兵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從周攻鄆鄆以版輿置從
周母城上母呼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厚無異於汝人臣
各爲其主汝可察之從周爲之緩攻鄆乃悉簡婦人及民
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衣食堅
守以待外援久之外援不至人心頗離副使王彥溫踰城
而奔守陴者多逸鄆乃遣人陽語彥溫曰副使勿多以人
出非吾素遣者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

曹忠

五代史卷之三

三

宗

系

得出否者皆族城中皆感奔者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
彥溫非實降者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師範兵已屈從
周以禍福諭鄆鄆報曰俟吾主降即以城還梁師範敗降
梁鄆乃亦降從周爲其齋裝送鄆歸梁鄆曰降將蒙梁恩
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驢歸梁太祖賜之
冠帶飲之以酒鄆辭以量小太祖曰取兗州量何大乎以
爲元從都押衙是時太祖已領四鎮四鎮將吏皆功臣舊
人鄆一旦以降將居其上及諸將見鄆皆用軍禮鄆居自
如太祖益奇之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劉知俊叛
安太祖遣鄆與牛存節討之知俊走鳳翔太祖乃以長

安爲求平軍拜鄆節度使末帝即位領鎮南軍節度使爲
關封尹揚師厚卒分相魏爲兩鎮末帝恐魏兵亂遣鄆以
兵屯于魏縣魏兵果亂劫賀德倫降晉莊宗入魏鄆以謂
晉兵悉從莊宗赴魏而太原可襲乃結草爲人執以旗幟
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梁
壘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鄆至樂平遇兩不克
進而旋急趨臨濟爭魏積粟而周德威已先至鄆乃屯于
莘縣築甬道及河以饋軍久之末帝以書責鄆曰關外之
事全付將軍河朔諸州一旦淪沒今倉儲已竭飛輓不充
將軍與國同心宜思良畫鄆報曰晉兵甚銳未可擊宜待
之末帝復遣問鄆必勝之策鄆曰臣無奇術請人給米十
斛米盡則敵破矣末帝大怒謂鄆曰將軍蓄米將療饑乎
將破敵乎乃遣使者監督其軍鄆召諸將謀曰主上深居
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今敵盛未可輕動諸君以爲
如何諸將皆欲戰鄆乃悉召諸將坐之軍門人以河水一
杯飲之諸將莫測或飲或辭鄆曰一杯之難猶若此滔滔
河流可盡乎諸將皆失色是時莊宗在魏數以勁兵壓鄆
營鄆不肯出而末帝又數以鄆使出戰莊宗與諸將謀曰
劉鄆學六韜喜以機變用兵不欲示弱以襲我今其見迫
必求速戰乃聲言歸太原以符存審守魏陽爲西歸而燃

兵貝州鄴軍報末帝曰晉王而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人攻魏城東莊宗自貝州返搦擊之鄴忽見晉軍驚曰晉王在此鄴兵稍却追至故元城莊宗與存審為兩方陣夾之鄴為圓陣以禦晉人兵再合鄴大敗南奔自黎陽濟河滑州末帝以為義成軍節度使明年河朔皆入于晉降鄴亳州團練使兗州張萬進反拜鄴兗州安撫制置使萬進敗死乃拜鄴泰寧軍節度使宋友諒叛陷同州末帝以鄴為河東道招討使行次陝州鄴為書以招友諒友諒不報留月餘待之尹皓段凝等素惡鄴乃譖之以為鄴與友諒親家故其逗留以養賊已而鄴兵數敗乃罷鄴歸洛

陽醜殺之年六十四贈中書令子遂凝遂雍事唐皆為刺史鄴妾王氏有美色鄴卒後入明宗宮中是為王淑妃明宗晚年淑妃用事鄴二子皆被恩寵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時遂雍為西京副留守留守王思同帥諸鎮兵討鳳翔戰敗東歸遂雍閉門不納悉封府庫以待潞王潞王前軍至者悉以金帛給之潞王見遂雍握手流涕由是事無小大皆與圖議發帝入立拜遂雍滑州刺史以鄴兄琪之子遂清代遂雍為西京副留守遂清歷易棣等五州刺史皆有善政遷鳳州防禦使宣徽北院使判三司晉開運中為安州防禦使以卒遂清性至孝居父喪哀毀鄉里稱之官為滑

州刺史迎其母母及郊遂清為母執轡行數十里州人以為榮

牛存節字贊正青州博昌人也初名禮事諸葛爽於河陽矣卒存節顧其徒曰天下洶洶當得英雄事之乃率其徒十餘人歸梁太祖存節為人本彊忠謹太祖愛之賜之名字以為小校張晷攻汴存節破其二寨梁攻濮州戰南劉橋范縣存節功多李罕之圍張全義於河陽全義乞兵於梁太祖以存節故事河陽知其間道使以兵為前鋒是時歲饑兵行之食存節以金帛就民易乾甚以食軍擊走罕之太祖攻魏存節下魏黎陽臨河殺魏萬二千人與太祖

會內黃遷滑州牢牆過後指揮使梁兵攻鄆存節使都將王言藏船鄆西北隅濠中期以日午度兵踰濠急攻之會營中火起鄆人登城望火言伏不敢動與存節失期存節獨破鄆西甕城門奪其濠橋梁兵得俱進遂破朱宣從葛從周攻淮南從周敗泝河存節收其散卒八千以歸拜亳州宿二州刺史朱瑾走吳召吳兵攻徐宿存節謀曰淮兵必不先攻宿然宿濠壘素固可以禦敵乃夜以兵急趨徐州比傳徐城下瑾兵方至望其塵起驚曰吳兵已來何其速也不能攻而去已而太祖使者至按存節董機志與存節意合由是諸將益服其能遷潞州都督攝使太祖攻馬翔

使召存節存節爲將法令嚴整而善得士心潞人送者皆
號泣累拜邠州團練使元帥府左都押衙太祖即位拜左
千牛衛上將軍從康懷英攻潞州爲行營排陣使晉兵已
破夾城存節等以餘兵歸行至天井關聞晉兵攻澤州存
節顧諸將曰吾行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
皆不欲救之存節戒士卒熟息已而謂曰事急不赴豈曰
勇乎舉策而先士卒隨之北至澤州州人已焚外城將降
晉聞存節至乃稍定存節入城助澤人守晉人穴地道以
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之戰于隧中敵不得
入晉人解去遷左龍虎統軍六軍都指揮使絳州刺史遷

鄜州留後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遷存節匡國軍節度
使友珪立朱友謙叛附于晉西連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
州水鹹而無井知俊叛梁以渴不能守而走故友謙與岐
兵合圍持久欲以渴疲之存節禱而擇地鑿井八十水皆
甘可食友謙卒不能下末帝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
鎮天平蔣殷反徐州遣存節攻破之以功加太尉梁晉相
距于河上存節病瘖而梁晉方苦戰存節忠憤彌激治軍
督士未嘗言病病革召歸京師將卒語其子知業曰忠孝
吾子也不及其佗贈太師

張歸霸清河人也末帝娶其女是爲德妃歸霸少與其

歸厚歸弁俱從黃巢巢敗東走歸霸兄弟乃降梁秦宗權
攻汴歸霸戰數有功張晁軍赤岡以騎兵挑戰矢中歸霸
歸霸拔之反以射賊一發而斃奪其馬而歸太祖從高丘
望見甚壯之賞以金帛并以其馬賜之使以弓手五百人伏
湟中太祖以騎數百爲遊兵過晁柵晁出兵追太祖歸霸
發伏殺晁兵千人奪馬數十匹太祖攻蔡州蔡將蕭顯急
擊太祖營歸霸不撤請與徐懷玉分出東南壁門合擊敗
之太祖得拔營去太祖攻兗鄆取曹州使歸霸以兵數千
守之與朱瑾逆戰金鄉大敗之又破濮州晉人攻魏歸霸
從葛從周救魏戰洹水歸霸擒克用子落落以與魏人又

破劉仁恭於內黃功出諸將右光化二年權知邢州遷萊
州刺史拜左衛上將軍曹州刺史開平元年拜右龍虎統
軍左驍衛上將軍二年拜河陽節度使以疾卒子漢傑事
末帝爲顯官以張德妃故用事梁亡唐莊宗入汴遂族誅
弟歸厚字德坤爲將善用弓槊能以少擊衆張晁屯赤岡
歸厚與晁獨戰陣前晁憊而却諸將乘之晁遂大敗太祖
大悅以爲騎長梁攻時溥歸厚以麾下先進九里山遇徐
兵而戰梁故將陳璠叛在徐歸厚望見識之瞋目大罵馳
騎直往取之矢中其左目柳王友裕攻鄆屯濮州太祖從
後至友裕從柵與太祖相失太祖卒與鄆兵遇太祖登高

望之鄆兵纔千人太祖與歸厚以聽于軍直衝之戰日
鄆兵大至歸厚度不能支以數十騎衛太祖先還歸厚馬
中矢僵乃持槊步鬪太祖還軍中遣張筠馳騎第取之以
爲必死矣歸厚體被十餘箭得筠馬乃歸太祖見之泣曰
爾在喪軍何足計乎使昇歸宣武遷右神武統軍歷洛晉
絳三州刺史與晉人屢戰未嘗在乾化元年拜鎮國軍節
度使以疾卒子漢卿歸弁爲將亦善戰開平初爲滑州長
劍指揮使子漢融梁亡皆族誅

王重師許州長社人也爲人沈嘿多智善劍槊秦宗權陷
許州重師脫身歸梁從太祖平蔡攻兗鄆爲拔山都指揮

五代史卷二十二

不

使重師苦戰蔡魯間威震鄰敵遷潁州刺史太祖攻濮州
已破濮人積草焚之梁兵不得入是時重師方病金瘡臥
帳中諸將彊之重師遽起悉取軍中氈毯沃以水蒙之火
上率精卒以短兵突入梁兵隨之皆入遂取濮州重師身
被八九瘡軍士負之而還太祖聞之驚曰奈何使我得濮
州而失重師乎使醫理之逾月乃愈王師範降表重師青
州留後累遷佑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年
甚有威惠重師與劉捍故有隙捍嘗構之太祖太祖疑之
重師遣其將張君練西攻邠鳳而不先請君練兵小敗太
祖以其擅發兵挫失國威將召而誅之遣劉捍代重師重

師不知太祖怒已得至重師不出迎見之青門禮又倨捍
因馳白太祖言重師有二志太祖益怒貶重師溪州刺史
再貶崖州司戶參軍未行賜死

徐懷王亳州雋美人也少事梁太祖與太祖俱起微賤懷
王爲將以雄豪自任而勇於戰陣從太祖鎮宣武爲永城
鎮將秦宗權攻梁壁金隄靈昌酸棗懷王以輕騎連擊破
之俘殺五千餘人遷左長劔都虞候又破宗權於板橋赤
岡拔其八柵從太祖東攻兗鄆破徐宿懷王金劔被體戰
必克捷所得賞資往往以分士卒爲梁名將本名琮太祖
賜名懷王從太祖攻魏敗魏兵黎陽遂東攻兗破朱瑾於

金鄉又從龐師古攻楊行密師古敗清口懷王獨完一軍
行收散卒萬餘人以歸遷沂州刺史屬歲屢豐乃繕兵治
壁爲戰守具已而王師範叛梁攻梁東境懷王屢以州兵
擊破之遷齊州防禦使天復四年以州兵西迎昭宗都洛
陽遷華州觀察留後以兵屯雍州遷右羽林統軍屯于澤
州晉人攻之爲隧以入懷王擊之隧中晉人乃却太祖時
歷曹晉二州刺史晉數攻之懷王堅守敗晉兵于洪洞拜
得大軍節度使太祖崩友珪自立朱友謙附于晉以襲鄆
州執懷王殺之

